

戏曲
音乐
研究
丛书

山东 戏曲 音乐 概论

高鼎铸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辉
封面设计：郑在勇



高鼎铸著

山东戏曲音乐概论

戏曲音乐研究丛书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戏曲音乐概论 / 高鼎铸著.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0. 2

(戏曲音乐研究丛书)

ISBN 7-103-01849-9

I. 山… II. 高… III. 地方戏-戏曲音乐-研究-山东 N. J617. 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3692 号

责任编辑: 张 辉

责任校对: 沙 莎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Http: //www. people-music. com

E-mail: copyright@rymusic. com. 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408 面文字及乐谱 12.75 印张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40 册 定价: 33.5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发现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山东的戏剧活动与山东戏曲简况	(1)
一、早期的山东戏剧活动	(1)
二、明清时期山东戏曲的蓬勃发展	(7)
三、山东戏曲声腔的流变及剧种分布	(17)
第二章 吕剧与吕剧音乐	(34)
一、关于吕剧的形成	(34)
二、吕剧音乐的成就及影响	(46)
三、关于吕剧音乐发展趋向的思考	(66)
第三章 蓬勃兴起的山东地方小戏音乐	(79)
一、花鼓、秧歌在山东的广泛流传与发展	(79)
二、由民间歌舞衍化而成的山东地方小戏音乐	(93)
三、由说唱形式的渔鼓、坠子发展而成的山东地方戏曲 剧种	(106)
第四章 独具特色的肘鼓子声腔系统	(117)
一、肘鼓子腔的形成、衍化与发展	(117)
二、肘鼓子的流变及其剧种群的形成	(125)
三、肘鼓子腔剧种音乐的艺术风格及其改革与创新 ...	(136)
第五章 山东的地方大戏音乐	(152)

一、山东梆子腔剧种音乐概况	(152)
二、东柳与弦索声腔系统	(165)
三、弦索声腔的历史价值及对其传统遗产的挖掘继承	(178)
第六章 山东戏曲音乐的艺术特征	(192)
一、地方语言与剧种音乐	(192)
二、山东戏曲唱腔的结构形态	(206)
三、山东戏曲音乐的音阶与调	(218)
四、山东戏曲的演唱特色	(228)
五、山东戏曲乐队的色彩类型与伴奏特点	(237)
第七章 山东地方戏曲优秀唱段赏析	(247)
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吕剧《李二嫂改嫁》选段	(248)
听他言我细思细念——吕剧《井台会》选段	(253)
马大保喝醉了酒忙把家还——吕剧《借亲》选段	(259)
有老身在上房心乱如麻——吕剧《小姑贤》选段	(263)
为亲人细熬鸡汤——吕剧《红嫂》选段	(268)
北国里萧银宗战表来送——山东梆子《两狼山》选段	(271)
听此言气得我浑身打颤——山东梆子《老羊山》选段	(278)
禅院夜深雨潇潇——山东梆子《玉虎坠》选段	(316)
越金阶上殿来——梆子戏《孙安动本》选段	(323)
感芳华似水流年——梆子戏《玩会跳船》选段	(326)
风雪满天——梆子戏《白兔记》选段	(331)
六月里三伏好热的天——五音戏《王小赶脚》选段	(337)
我打躬施礼站堂心——五音戏《赵美蓉观灯》选段	(342)
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柳琴戏《喝面叶》选段	(344)

见面不知说什么——莱芜梆子《红柳绿柳》选段	(365)
大明爷法律端朝常观看——枣梆《蝴蝶杯》选段	(368)
两边呐喊要带人——四平调《陈三两爬堂》选段	(377)
一见将军进大帐——平调《栖梧山》选段	(381)
美玉无暇——大弦子戏《抢亲·抛彩》选段	(387)
天失时星斗昏——罗子戏《罗成扮花姐》选段	(393)
后 记	(399)

第 一 章

山东的戏剧活动与山东戏曲简况

一、早期的山东戏剧活动

山东是我国较早有戏剧活动的地区之一。其戏剧艺术的孕育期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齐、鲁诸国。当时的鲁国，“雩舞”、“傯舞”、“腊祭”等舞蹈甚为流行。《论语·乡党第十》记载：“乡人傯，朝服而立于阼阶。”朱熹注云：“傯虽古礼，而近于戏，亦必朝服而临之者，无所不用其诚服也。”这种傯戏，在山东境内具有较久远的沿传。

俳优、女乐，见于春秋时期齐鲁诸国宫廷。据《论语·微子》中记载：齐人馈赠女乐，季桓子接受后，三天未上朝。孔子离去。而齐国宫廷中“钟鼓竽瑟之声不绝，和乐倡儒之笑不乏”。齐景公不但“左为倡，右为优”，而且自己也会弹琴击缶。可见齐鲁诸国倡优侏儒盛行，相传不绝。

从山东境内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反映出汉代百戏在山东流行的情况。沂南县北寨村汉墓画像石所反映的演出项目有：跳丸剑、掷倒、寻橦、跟挂、腹旋、高绶、马技、戏龙、戏凤、戏豹、戏鱼、戏车、七盘舞、建鼓舞等，加之各类伴奏人员，全部场面共 50 人。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上绘三人：剧中者头戴长冠，腰系红带，穿着肥大宽敞罩衫；右侧者头戴箭形茨菇叶饰，双手戴红

觔，双方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搏斗；左侧者文职装束，系旁观者或裁判人员，构成一幅角抵戏表演场面。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前期彩绘乐舞陶俑中，有4名女舞俑，舒袍展袖，相向起舞。济南市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陶俑，包括百戏表演、舞蹈、乐队、观众。上述出土文物，为我们研究汉代山东地区的艺术活动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

据《隋书·地理志》载，齐郡济南民俗，常教子女习唱，能使骨肉横飞，倾诡人目，因而被称为齐倡。史料中亦有对唐代参军戏情况的记载。唐末，临淄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讲，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因贪赃犯罪，和帝惜其才，赦免；但每逢宴会，让他身穿白夹衫，命令优伶戏弄斥辱，一年后才停止。另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载，贪赃者为石勒参军周延，官职则同为馆陶令。唐宋以后角色中的“参军”由此而来。此外，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三中，有关于五代时齐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擅唱异曲的记载；后周显德三年（958）《长白山新会院碑》亦有关于周邑女子和娘，精巫术，死后信徒为她修庙，淄、齐、德、棣等地的群众，定期前来赶会，会期“巫覡瞋目而衔齿，妄为倚状之言；俳優击掌以扬桴，曲尽诙谐之体”等记述。长期流行的歌舞百戏，俳優活动，是山东戏曲孕育发展所必不可缺的重要过程。

宋杂剧形成后亦播及山东。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而在京城汴梁享有盛名。宣和初年，山东人王平，词学华赡，自称得到夷则商《霓裳羽衣》谱，取唐人诗词与唐明皇、杨贵妃故事，补缀成曲，共11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攞、入破、虚催、袞、歇拍、杀袞。音律节奏与唐曲迥异。

“宋官本杂剧段数”中载有〔醉花阴〕等以爨命名的演出节目，或称〔五花爨弄〕。由金人元的长清人杜仁杰（善夫）在《庄家不识勾

栏》散套中记述：

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不多时引出一火（伙）。中间里一个央人货，裹着枚皂头巾，顶门上插一管笔，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念了会诗共词，说了会赋与歌，无差错，唇天口地无高下，巧言花语记许多。临绝末，道了低头撮脚，爨罢将么拨。

这是山东地区勾栏中演爨的写照。演罢爨后，转入院本《调风月》。这个节目，有故事，有动作，有脚色（副末、副净、装旦），有道具（皮棒槌）。演员身穿戏衣，面部化妆，有念有唱，插科打诨。《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中描写白擅长“诸般品调”。在“笑乐院本”之后，白秀英登台说唱，节目为《豫章城双渐赶苏卿》。

金末元初，在我国北方产生了一种用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即元杂剧，或称元曲。它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唐宋大曲、宋词、金元音乐和各种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又有“剧曲”和“散曲”之分。元杂剧的剧本体裁一般是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必要时另加“楔子”。脚色有正末、正旦、净等。一剧基本上由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以正末主唱的称“末本”，以正旦主唱的称“旦本”。当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元杂剧作家和优秀作品。在我国的戏曲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山东是元杂剧的主要流行地区之一，元人钟嗣成的《隶鬼簿》和明初无名氏（或作贾仲明）的《隶鬼簿续篇》中记载的山东籍戏曲作家，共 28 人，能歌善唱者 4 人。而山东戏曲最兴盛之地，应首推当时居于山东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东平。

东平籍的元曲作家有：高文秀、张时起、顾仲清、张寿卿、赵良弼、王修甫等 10 人。最突出的当推高文秀。贾仲明称他是“除汉卿

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幺末极多”。他是一个多产作家，今存作品 5 种，存目 34 种。其中有 8 种是以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为主要人物的，目前仅存《黑旋风双献头》（或作《双献功》）1 种。从仅存的《双献头》中，即可以反映出高文秀敢于突破封建正统观念，将“草寇蠹贼”当作主人公，予以讴歌赞美的胆略和正义立场。通过剧中人“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掘坑。……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用以抒发愤世嫉恶之情，揭露世上不平之事。这也正是高文秀备受人们推崇，其作品深得群众喜爱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东平，元杂剧作家辈出，戏曲演唱盛行。据元代燕南芝庵《唱论》中记载：“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可见当时东平所唱的〔木兰花慢〕可与流行各地的曲调相媲美，必是独树一帜，自具风格。

除东平外，济南等地亦为元曲盛行地区之一。济南是金元时期政治、经济的重镇，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济南府辖历城、临邑、齐河、章丘、禹城、长清、济阳七县。当时济南籍的元曲作家有武汉臣、岳伯川、杜仁杰、严实、严仲济、刘敏中、张养浩等。其中武汉臣、岳伯川为元杂剧前期作家，而其他人目前仅知其有散曲作品。

武汉臣所编杂剧 12 种，今存《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包待制智勘生金阁》、《李素兰风月玉壶春》3 种。另有《虎牢关三战吕布》的辑录佚曲。他的作品在当时颇负盛名，受到过较高的评价。《录鬼簿》将他列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内。《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远山叠翠”。贾仲明补挽词中亦有“先生清秀济南人，风调才情武汉臣。登坛拜将穷韩信，老生儿关目真，新传奇

十段皆闻”的评介。

武汉臣的作品深受群众喜爱。他不仅在作品中讴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玉壶春》),而且敢于大胆塑造主持公道、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生金阁》)。其作品中最有影响的当数《老生儿》。该剧写刘禹(一作刘从善)因施舍家财而晚年得子的故事,揭示了为继承遗产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的社会矛盾现象,反映了封建伦理关系、道德观念、社会风尚、人情世态,从平淡无奇的家庭纠葛中开掘戏剧冲突,从人际关系中刻画真实具体的性格。剧本的宾白很出色,闻其声如睹其人,在元杂剧中是有代表性的。如:第三折清明祭祖时,刘从善借寻墓地、叹焚纸填土,提醒老伴分清远近亲疏,层次分明,句句扣人心弦。早在1817年,J.F.达庇时就曾译成英文,由伦敦默里出版社出版。之后,陆续有法、德、日译本问世,流传世界各地(见纪根垠《金元时期的山东戏曲》)。

济南的元杂剧演出活动亦非常盛行。于钦(益都人,1284~1333)在《齐乘》中有“今齐俗比燕赵诸郡,号为朴野,东方尤甚。唯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钦佐廉察日,朔望行香三皇庙,庙旁见倡家,立命逐之,今城中无此辈”的记载。可见当时济南确系“倡优游食颇多”,到处流动演出,具有一定的声势。

宋元时期,有些家庭戏班逐渐形成,并到各地流动演出。由东平府流动到河南府西京(洛阳)城作场的“东平散乐”即是其中一例。该班子的主要成员有装旦色王金榜和她父亲王恩深,母亲赵茜梅。《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即是写同知之子完颜寿马迷恋女演员王金榜,离家出走,追随这个散乐戏班,甘心情愿招赘王家,做了“路岐人”的故事。完颜寿马加入了王金榜所称的“东平散乐”戏班

做了“行院人家女婿”。

山东籍的元曲家除东平、济南的以外,还有棣州(今惠民)的康进之,益都(今青州)的王廷秀,阿城的曹元用,平原的白寿之,以及只有散曲作品传世的商政叔(曹南,今菏泽曹县人)、商挺(曹州济阴,今菏泽人)、李洞(滕县人)、杨朝英(青城,今高青人)等。康进之所编杂剧2种,全以黑旋风李逵为题,《李逵负荆》1种,于1982年选入《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其题目正名为“杏花庄王林告状,梁山泊李逵负荆”。王廷秀亦为当时活跃于戏曲艺人中的风流人物。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对其词有“如月印寒潭”的评介。所编《盐客三告状》、《秦始皇坑儒焚典》、《周亚夫屯细柳营》、《石头和尚草庵歌》等杂剧4种,今均不存。此外,曹元用的《百花亭》、白寿之的《无双传》等杂剧作品,在我国剧坛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在山东各地,有一些始建于宋、金、元时期的演出戏楼。见于志籍记载的有:蓬莱阁戏楼及长岛县庙岛戏楼,均始建于宋·宣和年间,广饶县南宋大殿建有观戏台,东平火神庙戏楼建于元·天历元年(1328),嘉祥县上花林戏楼始建于元末……通过上述演出场所和有关古籍,亦可反映出这一时期山东戏曲演出活动的繁盛情况。

当时山东的知音善歌者颇多,据元人夏庭芝《青楼集》记载:山东名妓真凤歌,善小唱;金莺儿,山东名姝(妓),捣筝合唱,鲜有其比。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中载有“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其中山东籍2人,即临清的王子敬和济宁的胡惟中。

金元时期,是我国戏曲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山东亦如此。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和发展,使山东的戏曲逐步趋于成熟,出现了大批著名元曲作家和唱演家,数量颇丰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在我国的戏曲史上享有盛名,为山东戏曲

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明清时期山东戏曲的蓬勃发展

山东戏曲,经过元代以前的孕育、雏形和逐步成熟阶段,至明清两代,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闾境桑麻,男女纺绩。”在个别城市中,已出现了牙行制度和会馆组织,货币经济也有新的发展。其中,济南府章丘县是南北贸易、商货往来的重镇。据《山东通志》记载:“关厢士民杂居,商贾辐辏,傍山者富薪炭梨枣之资,倚水者享稻苇菱芡之利,地宜蚕桑,习于勤苦,铁业甲于山东,邑之富饶,并有赖焉。”当时曾有“金章丘,银益都”之称。可见章丘等地的经济已有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商贸的交流,必然促进文化艺术的勃兴。明代山东的知名戏曲作家中,章丘籍的就有6人。而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当推李开先和他的传奇《宝剑记》。

传奇,是在宋元南戏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形式,明清两代在我国甚为盛行。它虽结构与南戏基本相同,但较南戏更为紧凑、整齐,情节更为复杂,对人物的刻画也更加细腻。它不仅继承了一部分元杂剧遗产,还兼用了一些北曲曲调。在表演艺术、角色行当,以及曲牌曲调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戏曲形式,在明·嘉靖至清·乾隆间最为盛行。当时的剧种如昆腔、弋阳腔、青阳腔、高腔等都以演唱传奇剧本为主。李开先的《宝剑记》,就是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传奇之一。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又署中麓放客。嘉靖八年(1529)进士,属“嘉靖八才子”之一,官至太常寺少卿。《宝剑

记》写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共五十二出。写的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这部戏文当时相当流行。当苏洲(河南杞县人)游山东时,曾有“只闻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的说法。特别是其中的第三十七出《夜奔》,至今尚传唱于戏曲舞台。从作品中,可以反映出作者对现实政治愤懑的情绪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如曲词中唱到:

〔水仙子〕一朝谏诤触权豪,百战勋名做草茅,半生勤苦无功效。名不将青史标,为国家总是徒劳。再不得倒金樽杯盘欢笑,再不得歌《金缕》箏琶络索,再不得谒金门环珮逍遥。〔折桂令〕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恰便似脱扣苍鹰,离笼狡兔,摘网腾蛟。救急难谁诛正卯?掌刑罚谁得皋陶!鬓发萧骚,行李萧条。这一去,搏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

充分宣泄了对朝政的不满情绪,体现了作品坦直豪放的风格。

李开先不仅创造了一批包括传奇、杂剧、院本在内的戏曲作品,他还能诗善文,非常欣赏民间流行的俗曲。搜集编刻有《市井艳词》、《诗禅》、《烟霞小稿》、《傍妆台小令》、《酸咸构肆》等。并著有《词谑》一书,选录掌故轶事,收集散套及杂剧曲文,是我们进行戏曲研究的重要资料。李开先的戏剧创作,不仅为山东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全国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开先不仅自己作品颇丰,他还“积书好客,豪宕不羁”(《海岳灵秀集》),结集了众多章丘和济南的戏曲作家,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一个戏剧创作群体。在杂剧和散曲创作方面成就颇高的临朐作家冯惟敏(名琦,字汝行,号海浮,一字海粟。1511~约1580),曾有〔南吕一枝花〕赠章丘谢少溪,序中提到:“今之词手,章丘人擅场矣,余于此盖难乎为词哉”(《海浮山堂词稿》)。可见当时章丘的这

个创作群体已被世人所公认。这个创作群体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章丘籍的袁崇冕、谢九韶、乔龙溪、弭少庵、高应玘、张国筹；济南籍的谷继宗、王舜耕（田）；商河的张自慎；历城的刘天民等。这些戏曲作家，组成了“富文堂词会”，他们经常聚会，相参作主，分题定韵，进行创作。不受南北曲和散套小令的限制，充分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不仅编撰剧本，创作散曲，并且对当时流行的民间俗曲小令大为提倡。他们的戏剧活动，推动了当时山东戏曲的发展，对于后来弦索腔剧种的形成亦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明代，山东不仅戏曲作家人才辈出，戏曲作品相传于世，并且在戏曲演出方面亦有了较大的发展。职业戏班增多，职业艺人到处卖艺演唱，仅在当时的泰安州就有百余处戏曲演出同时进行。据张岱（1597～1679）《陶庵梦忆》卷四“泰安州客店”中记述：“客店至泰安州，不敢复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十三间，再近有戏子寓所二十余处……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店房三等，贺亦三等；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饼、肴核，不演戏、亦弹唱。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由此可见，当时泰安州的戏曲演出活动非常繁盛。此外，当时的兖州、济宁、滕县一带，以及曹州（今菏泽）、历城等地，都多有为庙会、婚丧、还愿等活动进行演出的记载。具有影响的演出团体，除李开先“多买歌童舞女，征歌度曲”组成了号称“歌擅新声四十人”的自家的戏班外，还有济宁财神阁李翰林家的“五福班”，滕县张天师府班、汶上县曹天官家“大曹班”，曲阜孔府“孔家班”等。

明代，山东的戏曲音乐亦有了长足的发展。至明代中叶，杂剧

北曲日趋没落，南戏昌盛，海盐诸腔传入北方，同时亦流入山东，促进了对“旧腔”的改革。李开先的《宝剑记》第一出中写明：“联金缀玉成新传，换羽移宫按旧腔”，在赞老曲师对联中有“年几七十歌犹壮，曲有三千调转高”之句，以老曲师的艺龄及所谓“旧腔”比照，作者当系根据嘉靖年间或更早些时候在山东流传的海盐腔或其他声腔，换羽移宫，谱写新声，但却因此遭到非议：“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依见诮”（《曲品》、《顾曲杂言·南北散套》）。这种换羽移宫，谱写新声的做法，是在戏曲音乐方面进行南北交汇，使之相互吸收浸融的有益探索，对于戏曲音乐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代山东戏曲音乐得以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弦索俗曲的蓬勃兴起。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就提到：“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语意则直出肺腑，不假雕刻。”这里记述的当是山东地区当时的实况。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对此亦有所描写。冯沅君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一文中，谈到“曲的盛行”时，她认为“在各种文艺中，是时风头最足的应推曲了”。当时的俗曲小令（弦索清唱）老幼妇孺皆歌之，足见其影响之深，普及之广。弦索俗曲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东柳”（柳子戏）为代表的弦索腔系剧种。此外，在这一时期，〔山东姑娘腔〕作为一种戏曲腔调，也已见诸《钵中莲》等传奇之中。〔山东姑娘腔〕的不断发展，为山东肘鼓子腔系剧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明入清，因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加之连年灾荒，田赋倍增，致使山东“土地荒芜，有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中，只种一二亩者”（《清世祖实录》卷十三）。甚至“百户修屠”，